

[英] 伊恩·麦克尤恩 著

时间中的孩子

Jan McEwan

The Child in Time

时间中的孩子

[英] 伊恩·麦克尤恩 著

张竝 译



The Child in Tim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中的孩子 / (英) 伊恩·麦克尤恩著 ; 张立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11

ISBN 978-7-5442-9422-5

I. ①时… II. ①伊…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180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130

THE CHILD IN TIME BY IAN MCEWAN

Copyright © Ian McEwan 198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时间中的孩子

[英] 伊恩·麦克尤恩 著

张立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陈 蒙 郑小希

特邀编辑 李 爱 第五婷婷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422-5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也献给那些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被自封的育儿专家以那套单调乏味的相对主义说辞所误导……

——《权威育儿手册》，皇家文书局

长久以来，在政府和大多数公众的心目中，资助公共交通总是与是否弃个体的自由联系在一起。每天两次，各式各样的公共交通服务都会在高峰期瘫痪，斯蒂芬发现，从自己家到白厅^①，步行反倒比打车快。现在是五月下旬，还没到九点半，

^①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及其附近坐落着外交部、内政部、海军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也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

气温就已达近三十摄氏度。他迈着大步，朝沃克斯豪尔桥^①走去，路上挤着两三排动弹不得却又躁动不安的车辆，车里坐着孤零零的司机。从基调上看，对自由的追求早已了无生气、听天由命了。戴戒指的手指颇有耐心地敲击着滚烫的铁皮车顶边沿，穿白衬衫的手肘从下摇的窗子里耷拉出来。报纸摊在方向盘上。斯蒂芬快速穿过人群，越过车载收音机喋喋不休的层层声浪：轻快的曲子、中气十足的早餐时间音乐节目主持人、新闻快报和路况“提示”。那些没在看报的司机神情麻木地听着。步行道上的人群稳稳当地向前行进，想必令司机们体会到了相对运动，某种缓缓向后漂移的感觉。

斯蒂芬腾挪穿行，左右迂回，一路超越，其间一如往常地在无意识中留心孩子，留心五岁的小女孩。这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毕竟习惯是能打破的。这是一种深沉的性情，是经历镌刻在性格上的形状。主要目的也不是寻觅，虽然他曾痴痴地、长久地搜寻。两年过去了，曾经的搜寻只余一丝残迹；如今变成一种渴望，一种干巴巴的渴求。生物钟一直在那儿，它那永不停歇的步伐显得不偏不倚；他女儿也随之成长起来，语汇不断丰富，用词变得复杂，体格也愈发强健，脚步更为

^①位于伦敦市中心区，横跨泰晤士河。

坚定。这座钟好似心脏一般强健，忠于一个无休止的假设句；她应该在画画，应该开始读书了，应该要掉乳牙了。她应该是熟悉的，她的存在理所应当。仿佛不断增生繁殖的种种事例会逐渐磨损这个假设句，击垮这道脆弱的、幽暗不明的屏风，正是这面以时间和几率织成的精美薄纱将他和女儿相隔而开；她现在放学回家了，很累，她换下的牙齿在枕头底下，她正在找爸爸。

任何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男孩亦然）都能使她的形象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仿佛她仍在他的身边。无论是逛商店、路过操场还是在朋友家时，他都会无一例外地从其他孩子身上捕捉凯特的身影，也总能注意到他们身上缓慢的变化和逐渐习得的能力，感受到他们在时间中尚未开发的潜能，那本应属于她的日日月月。凯特的成长变成时间本身的要义。她幻影般的成长，这挥之不去的悲痛的产物，不仅无法避免——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这座强劲有力的生物钟——而且不可或缺。若是不去幻想她持续不息的存在，他就会失魂落魄，时间就会停止。他是一个隐身儿的父亲。

但在这儿，在米尔班克^①，只有那些曾经的孩子们正慢吞吞

^①伦敦地名，是重要政府机构所在地。

地挪去上班。稍远处的国会广场前，有一群“持证上岗”的乞丐。他们不得靠近国会大厦、白厅，也不得进入广场视线范围以内。但有些人还是借着通勤线路上的人流混了进来。一两百米开外，他便看见了那些人身上亮闪闪的徽章。这就是他们的气象，他们个个因享有自由而精神焕发。工薪阶层只能让路。马路两旁总共有十几个乞丐正逆着人潮向他笃笃定定地走来。而此时，斯蒂芬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个孩子。虽然远不止五岁，却也没到青春期，浑身皮包骨。她也早早注意到了他。她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梦游一般，一只标准制式的黑碗托在胸前。上班族们倏然让道，又绕过她合流而行。她越走越近，双眼盯着斯蒂芬。他又感受到了那种惯常的矛盾心理。给钱吧，就是在襄助政府的这个项目成功。不给吧，就等于是对别人的苦痛决然地不闻不问。根本没法选。坏政府的手段就是斩断公共政策和私人情感之间的界线，抹杀判断对错的本能。这些天来他都将决定交给机缘。如果兜里有零钱，就给。如果没有，就什么也不给。反正绝对不会给整张的纸币。

 常年在街上，那个女孩的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她穿了条脏兮兮的黄色棉布裙，头发剃得精光。也许是为了除虱子吧。等到更近，他发现女孩长得很漂亮，尖下巴，小雀斑，

一脸的调皮样。相距不到十米的时候，她突然冲前方跑去，从人行道上捡起一块仍然鲜亮的口香糖，扔进嘴里嚼了起来。然后她又朝他的方向看，小脑袋挑衅地往后一仰。

接着，她就来到了他身前，业内标配的碗往前伸着。几分钟前，她就已选定了他，这就是他们的本事。他吓了一跳，从后兜里掏出一张五英镑纸币，放到一堆零钱上，而她只是面无表情地瞅着。

他刚把钱放下，那女孩就拣出纸币，卷起来，攥入手心，捏紧拳头，说：“干死你，先生。”说完，就侧过身想要走开。

斯蒂芬抓住她硬邦邦的窄肩头。“你说什么？”

女孩一扭身，便挣脱开来，她眯缝着眼睛，捏着嗓子说：“我说感谢你，先生。”等到稍走远后，她又说道：“有钱的大白痴！”

斯蒂芬摊开空空如也的手掌，算是温和地责备了她一下。他没张嘴，微微笑了笑，表明自己已对这种脏话免疫。而那孩子又像梦游一般笃然沿路走去。他目送女孩足足有一分钟之久，直到她没入人群。她没有回头看。

儿童保育官方委员会的成立据说是出于首相的殷殷关切之情，该委员会下设十四个分委会，分委会的任务就是给总

部发起提案。说句玩世不恭的话，它们的真实职能不外乎满足无数利益群体异态纷呈的理想，各方压力集团（甜品与快餐游说团，服装、玩具、配方奶与烟火制造商，慈善机构，妇女组织，鹈鹕线^①推进者等）会自四面八方施压。而决策阶层鲜少有人会拒绝这些服务。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合心意的人。关于合格公民应具备何种品质，为了人类的未来应该如何对待儿童，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看法。人人都加入了分委会。就连童书作者斯蒂芬·刘易斯也在朋友查尔斯·达克的个人影响下入了会，可达克却在委员会开始运转之时又辞职不干了。斯蒂芬参加的是阅读与写作分委会，领头的是卑鄙的帕门特勋爵。那几个月骄阳似火，没承想，竟然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还算舒服的夏日，每周一次，斯蒂芬都会冒着酷暑前往白厅，在一间阴沉沉的房间里参加会议，据说一九四四年夜间空袭德国的计划正是在那儿拟定的。在其他场合，对于阅读和写作这样的主题，他都可以侃侃而谈，但在这里开会时，他却只是将胳膊搁在宽大锃亮的桌子上，低头摆出一副恭敬聆听的姿态，一言不发。这些天来，多数时间他都形单影只。正如他的期望，一屋子人并没有干扰他

^① Pelican Crossing，指由行人控制交通灯的人行横道。

的内省，反而有强化效果，助他理清了思路。

大多时候，他都会想想妻女，想想自己一个人该怎么办。要不然，就琢磨琢磨达克突然中断政治生涯的因由。对面有一扇大窗，即便是仲夏时节也无丝毫阳光透入。窗外，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圈出了一座矩形庭院，足以容纳六七辆各部的公车。尚未当班的司机抽着烟，倚在车座上，兴味索然地往委员会这边瞟上几眼。斯蒂芬开始播放回忆和白日梦，从前发生的事和也许可以经历的事。或许是回忆和白日梦放映着他？有时候，他会在头脑中发表一通滔滔不绝的演说，进行或苦涩或哀切的控诉，每一稿都经过一丝不苟的修订。同时，他又会半心半意地听听会上在讲些什么。委员会分成理论派和务实派两方，理论派早已把什么都想清楚了，或者说让别人帮自己想清楚了，而务实派则希望在讨论中厘清自己的头绪。气氛很紧张，但都还没撕破脸皮。

会议由帕门特勋爵主持，他带着高贵、狡猾的平庸之气，轻轻转动那双半睁半闭、几无睫毛的眼睛授意别人发言，举起柔弱无骨的手臂示意大家安静、卷起干涩、布满斑块的舌头，说起话来似懒猴一般慢条斯理、惜字如金。唯有双排扣深色西服让他显出点人形。他的贵族派头有股子庸庸大众的气质。与会者针对儿童成长理论争论得不可开交，他便介入，

一锤定音——“孩子终归还是孩子嘛。”他说没有孩子会喜欢肥皂喜欢洗澡，他说他们学得快长得也快，他说这些话的口吻就好像在讲授那种生涩难懂的公理一样。帕门特说着这些陈词滥调，显得蔑视一切，毫无畏惧，宣扬着有权有势的人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话有多蠢。他不需要争取某人的赞赏。他不会摆低姿态，仅仅为了显得有趣。斯蒂芬认定他这人聪明得很。

委员们都觉得没必要太了解彼此。漫长的会议一结束，文件和书本就都塞进了公文包，礼节性的交谈由此开始，谈话声回荡于双色调的走廊上，随着委员们走下螺旋水泥楼梯，在该部地下车库的不同楼层四散开来，逐渐变成微弱的回音。

在这个闷热的夏季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斯蒂芬每周都去一趟白厅。这也算是一种义务吧，除此之外，他的生活中也没什么责任要尽了。在大多数闲暇时间里，他都会穿着内裤，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借酒浇愁，喝点苏格兰威士忌，随便翻翻杂志，看看奥运会。到了晚上，酒喝得更猛。他都是独自去附近的餐馆吃饭，也没有心思联系朋友。答录机上的来电，他从来不回。大多数时候，他都浑不在意屋子里邈里邈遑的样子，任由黑乎乎的大号苍蝇闲庭信步。可一旦出了门，他又怕回到那些熟悉无比的物品之中，那几把空

荡荡的扶手椅、满是污渍的餐盘和地上的陈年报纸，共同营造出一种沉闷的死气。这是来自物品的顽固的阴谋，马桶座、床单、地板上的灰尘，人走时它们什么样，回来时一成不变。在家时，他的思绪也从不远离自己的主题，总是想着女儿、妻子，以及他自己该怎么办。可在这儿，他却无法集中注意力长时间思考，只能信马由缰、几近无意识地做着碎片化的白日梦。

委员们都很重视守时这一品质。帕门特勋爵总是最后一个到。他俯身落座，用含糊不清的声音整肃会场，又巧妙地将话转换成他的开场白。委员会文书彼得·坎汉坐在他右手边，椅子退得离桌子有点远，以示他的独立立场。斯蒂芬需要做的就只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显得全神贯注。这种实用技巧来自他的学生时代，来自他在无数课堂上的神游经验。房间本身也让他感到熟悉：棕色的电灯胶木开关，包着电线的管子落满灰尘，毫无美感地固定在墙上。在他上学的地方，历史教室也差不多是这番情景：同样陈旧却十分舒适，摆着同样破旧却还有人愿意擦拭的桌子，丝丝缕缕残存着的肃穆混合着令人倦怠的官僚主义气息，让人昏昏欲睡。当帕门特笑里藏刀地概述当天上午要做的工作时，斯蒂芬却听见

他的老师以抚慰人心的威尔士口音，抑扬顿挫地吟诵着查理大帝的王廷荣耀，或是中世纪天主教廷的堕落与改革之轮回。透过窗子，他看到的不是封闭的停车场和灼热的班车，他仿佛在高两层楼的地方，向下望见的是一座玫瑰花园、几座球场、一道斑驳的灰色栏杆，稍远处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崎岖土地，长满橡树和山毛榉，再远处，就是一大片滩涂和蓝色的潮汐河，两岸相距一两千米。那是一段已逝的时光，一道已逝的风景——他曾回去过一次，发现树已被尽数砍伐，土地经过翻耕，河口上架起了一座公路桥。既然逝去已成他的主题，那么思绪便可轻而易举地飘到那个阳光明媚的凛冽冬日，停驻于伦敦南部的一家超市门外。他牵着女儿的手。女儿围了条他母亲织的红色羊毛围巾，胸前抱着只已经磨破的玩具小驴。他们朝入口走去。那天是周六，到处都是人。他紧紧牵着她的手。

帕门特的发言已经结束，现在一名学者正吞吞吐吐地说着一套新设计的音标字母的种种好处。孩子们很早就能学会读写，会更乐在其中，向传统字母的转换也会毫不费力。斯蒂芬手里攥了支铅笔，似乎正准备记笔记。他蹙着眉头，微微动了动脑袋，但很难看得出他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

凯特正是语言能力突飞猛进的年纪，与之相伴的想法也

愈来愈多，让她做起了噩梦。她没法向父母清楚描述她的梦境，但显然其中的许多元素都来自她的那些绘本，比如会说话的鱼、肚里容城的大岩石、渴望被爱的孤独恶魔。昨夜，又是一整晚的噩梦。朱莉好几次从床上爬起来去看女儿，直到天都亮了才睡着。早上她睡过了头。斯蒂芬做了早饭，还给凯特穿了衣服。尽管受了噩梦的折磨，她仍然精力充沛，一心想着去购物，坐坐超市的手推购物车。白天寒气逼人，阳光却这么好，令她兴致勃勃。这可是她头一次配合着穿衣服。她站在他的双膝之间，顺着他的引导把胳膊和腿伸入保暖内衣里。她的身子很紧实，白璧无瑕。他把她抱起来，将脸埋在她的肚子上，假装要咬她。那小身子有被窝的暖意和牛奶的味儿。她尖叫起来，乱扭身子，而当他把她放下时，她却嚷嚷着还要玩一次。

他给她扣上羊毛衫的纽扣，帮她套上厚厚的毛衣，系紧工装裤的裤带。她哼起歌来，含含糊糊、心不在焉，既像即兴发挥，又有儿歌与圣诞颂歌的影子。他起身后让她坐在椅子上，给她穿袜子，系好鞋带。他跪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就摸他的头发。和许多小女孩一样，她对爸爸也有一种奇怪的保护欲。每次出门前，她都要确认一下爸爸外套上的纽扣全部扣好了。

他给朱莉倒了杯茶。她半梦半醒，双膝缩到胸前。她嘟囔了几句，话语没入了枕间。他将手伸入被子里，抚摩着她的后腰。她转过身，将他的脸拉近自己的胸口。他们开始亲吻，他品尝到了她唇间浓郁的金属味，那是酣眠的味道。在阴暗的卧室外，凯特仍在哼唱她的那首大杂烩歌曲。有那么一小会儿斯蒂芬都不想去购物了，他想让凯特坐在电视机前，旁边再放几本书。这样他就可以钻入厚厚的被子底下，躺到妻子身旁。天刚亮时，他们做了次爱，但做得昏昏沉沉，虎头蛇尾。她抚摩着他，享受着进退两难的处境。他又吻了她。

他们结婚已有六载，既要追求生理快感，又要履行家庭责任，还要满足独处的需求，几种诉求难免冲撞，这几年也是缓慢且细微的调试过程。对其中一点的忽视也会引起另外两点的弱化或混乱。就连用拇指和食指轻捏朱莉乳头的时候，他也在计算着如何平衡。凯特昨晚没睡踏实，加之要出趟门买东西，应该会在正午之前就想睡觉了。那时，他们肯定能有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后来，在终日悔恨交加的岁月里，斯蒂芬总会想方设法重返这个时刻，千方百计试图穿越到事件层层叠加的起点，钻进被窝，逆转自己所做的决定。但时间——不一定要是实际的时间，毕竟有谁真的了解呢，而是理念中的时间——却好似偏执狂一般禁止翻盘的机会。没有

绝对的时间，他朋友塞尔玛有时会这么说，也没有独立的实体，有的只是个人的、松散的理解。他选择延迟快乐，屈服于责任。他捏了捏朱莉的手，站了起来。在门厅里，凯特嚷嚷着朝他走过来，抱起已经磨破的玩具小驴。他弯下腰，替她把红色的羊毛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她踮起脚检查他的外套纽扣是否都扣好了。在穿过前门之前，他们就手牵着手了。

他们来到室外，仿佛没入了风暴之中。主路是条往南的主干道，车辆皆疯狂地飞速而过。这苦涩的晴朗天气倒是适合给萦绕不去的回忆做背景，它让一切昭然若揭，让每一处细节都无处遁形。阳光下台阶旁有一只压扁的可口可乐罐，吸管还插在里面，整体依然保持着三维立体感。凯特想把吸管抢救出来，斯蒂芬没让。那边的树旁有一条狗，好似被由内向外地照亮，它正在拉屎，髌骨微微颤抖，神情怡然。那是棵老橡树，树皮像被刚刚雕刻过，凸起处巧夺天工，闪闪发亮，凹陷处则沉于漆黑如墨的阴影之中。

步行两分钟即可到达超市，途中得从斑马线穿过一条四车道的马路。行人等待处附近有一家摩托车销售店，来自世界各地的摩托车手相聚在这里。大腹便便的男人身着破旧的皮衣皮裤或倚或跨于一动不动的摩托车上。凯特将兀自吮吸

着的手指从嘴里拿出来，指着前方，低斜的阳光照在那根冒着雾气的手指上。可她无法找到形容自己所见的词语。他们穿过马路，走过一溜密密麻麻的不耐烦的车子，他们刚走到中心岛上，那些车子就呼啸着开过去。凯特四处张望寻找示意车辆暂停的女交警，那女人总是一眼就能认出她。斯蒂芬解释说今天是礼拜六。到处都是人，他紧紧牵着她的手朝人口走去。说话声、叫喊声、收银台上机械的敲击声此起彼伏，他们伴着这些声音找到了一辆购物车。凯特在购物车里舒舒服服地安顿好了，自顾自地笑得灿烂。

超市的顾客分成两个群体，有如不同的部落和民族一样区别明显。其一住当地现代维多利亚式的连栋房，房产归他们自己所有；其二住当地的塔楼和廉租公房。第一个群体多会购买新鲜果蔬、黑面包、咖啡豆、特设柜台的鲜鱼，以及红酒和烈酒，第二个群体则买罐装或冷冻蔬菜、甜豆、速溶汤、白糖、纸杯蛋糕、啤酒、烈酒和香烟。在第二个群体里，有一些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他们来给猫买肉、给自己买饼干；还有年轻妈妈，疲惫瘦弱，嘴里叼根烟，有时会在收银台发脾气，冲孩子打几下屁股。在第一个群体里，有些是没生孩子的年轻夫妇，他们衣着光鲜，最不济的情况，也就是时间比较紧张；还有带女佣购物的妈妈，以及像斯蒂芬这样的爸